

宁波方言的三身代词

赵则玲

(宁波大学文学院, 浙江宁波 315211)

摘要: 宁波方言是北部吴语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方言点, 其三身代词的语音类型在吴语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文章在宁波方言的三身代词与吴语各方言点作共时比较的基础上, 探讨其读音层次的形成和词目用字的语源理据, 并揭示其语音类型特点。

关键词: 宁波方言; 三身代词; 语音特点

中图分类号: H1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 (2008) 06-0129-05

宁波地处长江三角洲东南部, 浙江省东北部, 行政地位上是浙江省副省级城市和唯一的计划单列市, 现辖余姚、慈溪、奉化三个县级市, 宁海、象山二县, 江东、江北、海曙、鄞州、镇海、北仑六区。除余姚、慈溪属于吴方言区太湖片临绍小片外, 其余均属于甬江小片, 因此宁波方言在吴语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本文讨论的宁波方言专指宁波市辖江东、江北、海曙、鄞州、镇海、北仑六区的方言, 语料系笔者调查所得。三身代词^①在语言里是基本词汇的核心词, 虽然是词汇中的小类, 但是口语中最常用的词类之一, 而且它属于比较稳固的基本词汇, 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容易保留旧有读音层次。古代汉语的三身代词, 从王力在《汉语史稿》中总结的上古时期的第一身代词就有[?]系、[d]系共六个人称代词, 到后来《尔雅·释诂》十多个代词系统, 而宁波方言的代词, 形式和功能基本处于稳定状态, 比较简单明了, 远没有古汉语那么纷繁复杂。从古代“吾”和“我”领属格的纷繁复杂的区别到现代汉语简明的代词系统, 三身代词正在走向一条逐渐简化的发展道路。

一、宁波方言与吴语代表点方言三身代词的共时比较

与闽南话比较统一的三身代词相比, 吴语的三身代词呈现五彩缤纷的局面, 各方言点都有自己一套三身代词, 几乎找不到语音和词目用字一模一样的代词。三身代词可以分为单数式和复数式两种。我们先来考察单数式的情况。笔者选择了吴语区六大片 11 个方言代表点作共时考察, 除宁波方言外其余各点的语音资料均来自《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各点读音如表 1 所示。

从表 1 的吴语六大片的代表点中, 我们可以看到各点的单数式三身代词, 以单音节的字词为主, 可以归为三类: 第一身多数声母读舌根音?, 词目用字多为“我”或者“吾”; 第二身基本上有三种类型: n 类(宁波等)、??类(临海等)、?类(温州等), 词目用字也相应的分为“侬”、“尔”、“你”三类; 第三身也有三种基本类型: g 类(常州等)、d?i 类(宁波等)、i 类(上海等), 词目用字也相应的分为“渠”、“其”、“伊”三类。宁波方言单数式三身代词的新派读音和词目在吴语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但老派的一套却显得非常独特, 新老派对比见表 2。

宁波方言老派的三身代词在单音节的字词“吾、尔、其”后都带上了侬[n?u213-35]的读音, 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独特现象, 金华方言老派第一身代词, 也是在单音节字词“?a阿”后带上“侬”音。自古以来北部吴语方言区就有“三侬之地”[1] (116) 之称。可以说宁波方言的“侬”是六朝时代吴语特点的传承。有一些吴语方言点将“三侬”作为表示复数意义的词缀, 而宁波

收稿日期: 2008 - 06 - 09

基金项目: 浙江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重点项目 (20061627)。

作者简介: 赵则玲 (1960 -), 女, 浙江温州人, 宁波大学文学院教授。

方言的“三依”是以复数形式表示单数人称代词的意义，“依”已失去了字面意义，作为词缀附在三身代词之后，体现出宁波方言新旧并存的演变模式。说明越常用封闭式的词，越能保留旧有读音，在某种程度上也就越能揭示语言发展演变的规律。

表 1 吴语区六大片 11 个方言点单数三身代词

方言点	三身代词的单数式	第一身 我	第二身 你	第三身 他
太湖片毗陵小片常州		ŋəu 吾	nəŋ 依	gɛ 渠
苏沪嘉小片上海		ŋu 吾	noŋ 依	fi 伊
苕溪小片湖州		ŋ 吾	ŋ 尔	dzi 其
杭州小片杭州		ŋo 吾	ŋi 你	tʰa 他
临绍小片萧山		ŋo 吾	ŋ 尔	ji 伊
甬江小片宁波		ŋo 吾	fiŋ/nəu 尔/依	dzi 其
台州片临海		ŋɛ 吾	ŋ 尔	gɛ 渠
瓯江片温州		ŋ 吾	ŋi 你	gei 渠
婺州片金华		ʔa 阿/ʔa noŋ 阿依	noŋ 依	gə 渠
处衢片处州小片丽水		ŋuo 我	ŋi 你	gəu 渠
龙衢小片龙游		nu/nu nəŋ 奴	ŋi /ŋi nəŋ 你/你依	gəu/gəm nəŋ 渠/渠依

表 2 宁波方言²单数三身代词新老派对比

	新	老
我	吾 [ŋo ²¹³]	吾依 [ŋo ²¹³⁻²² nəu ²¹³⁻³⁵]
你	尔 [fiŋ ²¹³]/依 [nəu ²¹³]	尔依 [fiŋ ²¹³⁻²² nəu ²¹³⁻³⁵]
他	其 [dzi ²¹³]	其依 [dzi ²¹³⁻²² nəu ²¹³⁻³⁵]

二、宁波方言三身代词的语音类型特点

汉语中每个基本词都有它发展演变的历史，三身代词作为基本词汇的核心词，是最能反映不同历史时期语音的演变层次。三身代词既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之别，又各有单数、复数之分。下面我们主要从词的读音和词目用字方面探讨宁波方言三身代词的语音演变特点。

表 3 宁波方言三身代词系统

	单数 新/老	复数
第一人称	吾 [ŋo ²¹³]/吾依 [ŋo ²¹³⁻²² nəu ²¹³⁻³⁵]	阿拉 v ⁵⁵⁻⁴⁴ lv ¹²⁻⁵
第二人称	尔 [fiŋ ²¹³]、依 [nəu ²¹³]/尔依 [fiŋ ²¹³⁻²² nəu ²¹³⁻³⁵]	尔僚 fiŋ ²¹³⁻²² nv ¹²⁻⁴⁴ /僚 nv ¹²
第三人称	其 [dzi ²¹³]/其依 [dzi ²¹³⁻²² nəu ²¹³⁻³⁵]	其拉 dziŋ ¹²⁻²² lv ¹²⁻⁴⁴

(一) 三身代词的单数式

1. 第一身“我”类。先秦时期的第一人称代词很多，《尔雅·释诂》中就不下 10 种，使用最广泛的是“我”。“我”属疑母

歌部。按照王力《汉语史稿》的拟音，北方话的“我”，先秦时为[?ai]，到了汉代音变为[?a]，到了宋代“我”的元音逐渐高化音变为[ηa]。元代时古疑母逐渐消失，“我”音为[?]，明清时期元音进一步高化，变为[o]。可见北方话“我”的演变轨迹

是： $[\eta ai] \rightarrow [\eta a] \rightarrow [\eta \omega] \rightarrow [o]$ 到普通话的[uo]，一方面是舌根声母的消失，另一方面是元音韵母的逐渐高化。从吴语各方言点对“我”的语音描写中，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吴语第一身单数式演变的两条轨迹：[1] (114)

- (1) ηa (上虞 ηa^{113}) $\rightarrow \eta \omega$ (开化 $\eta \omega^{213}$) $\rightarrow \eta o$ (绍兴 ηo^{113}) $\rightarrow \eta \omega$ (黄岩 $\eta \omega^{53}$) $\rightarrow \eta \gamma$ (宗仁 $\eta \gamma^{22}$)
 $\rightarrow \eta u$ (常熟 ηu^{31}) $\rightarrow \eta u$ (上海 ηu^{213}) \swarrow $\rightarrow \eta u$ (周浦 ηu^{113})
 (2) ηa (上虞 ηa^{113}) $\rightarrow \eta a$ (汤溪 ηa^{113}) $\rightarrow \eta a$ (金华 ηa^{553}) \swarrow

第一条线路显示了共时层面上元音逐渐高化的历时演变特点；第二条线路却显示了共时层面上的古疑母?逐渐脱落的演变过程。周浦的[ηu^{113}]，则兼有古疑母?的脱落和元音高化两者的特点。宁波方言单数第一身代词语音演变特点是声母仍然保留古疑母[o]，韵母则已经高化为明清时期的[o]，读为[ηo]，如果我们按实际读音来确定用字形式，可写作“吾”，既有古音遗留，又有元音高化的演进，可谓既古老又先进。

2. 第二身“你”类。大多数专家认为普通话中的“你”来自“尔”。“尔”的中古音韵地位是止开三上纸韵日母。纸韵日母在今吴语中有一个十分常见的字是“儿”。“儿”在吴语的多数方言点读自成音节的[η]或[η]，如湖州、萧山、黄岩、东阳、崇明等地读[η]，丹阳、临海等地读[η]。宁波方言单数第二人称代词有尔[$\eta \eta^{213}$]和依[$n \eta u^{213}$]两种并用的语音形式。其中[$\eta \eta^{213}$]与自成音节的[η]音相近，属于“尔”类，本字应该是“尔”，它是在北方话影响下较新的语音形式。“依”是一个典型的吴语人称代词，最早收于南朝梁顾野王编纂的《玉篇》，注为“吴人自称也”。“吴依软语”之“吴依”即吴人。

“依”的中古音韵地位是通合一平冬泥，奴冬切，拟音作 nuo。《广韵》：“依，我也。”“依”字在南朝乐府吴歌曲里有三种用法：第一人称“我”，多用于女子自称；第二人称“你”；泛指“人”或“他人”，这里，“依”的意思是“你”。宁波方言的[$n \eta u^{213}$]的读音与[$n \eta \eta$]相近，属于“依”类，应该是吴语较老的语音形式。由此可见宁波方言单数第二身代词的两种语音形式兼有南北两种语音演变特点。第二身单数代词“依”的两条演变路线为：[1] (115)

- (1) $n \eta \eta$ (奉化 $n \eta^{24} n \eta \eta^0$) $\rightarrow n \eta \eta$ (余姚 $n \eta \eta^{113}$) $\rightarrow n \eta u$ (宁波 $n \eta u^{213}$) $\rightarrow n \tilde{\epsilon}^n$ (常熟 $n \tilde{\epsilon}^{n31}$) $\rightarrow n \epsilon$ (苏州 $n \epsilon^{31}$) $\rightarrow n \epsilon$ (盛泽 $n \epsilon^{31}$)
 (2) $n \eta \eta$ (开化 $n \eta^{21} n \eta \eta^0$) $\rightarrow \eta \eta$ (宁波 $\eta \eta^{213}$) $\rightarrow \eta$ (诸暨 η^{22})

以上线路也反应了吴方言的语音形式具有不断简化并趋于留前舍后或留后舍前方面演变发展的特点。宁波方言单数第二身代词的读音层次和词目用字正体现了这种发展演变的特点：“尔”[$\eta \eta^{213}$]音节简化，走了留后舍前的第二条演变线路；“依”基本保持了声母和韵母的完整，走了留前舍后的第一条演变线路。

3. 第三身“他”类。专家们一般认为吴语单数第三身代词的本字应该是“渠”。“渠”大约产生于魏晋六朝时期，它的中古音韵地位是遇合三等平声鱼韵群母字，求於切，拟音作[giə]。《集韵》鱼韵：“渠，吴人呼彼称，通作渠”。我们考察了吴语各代表点的声母，发现“渠”类声母大致有三个小类：[g]类，词目用字为“渠”；[dz]类，词目用字为“其”；[ɦ]类和[ʔ]类，词目用字为“伊”。这三种类型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语音层次。

最早产生的是[g]类，因为渠字属群母，中古音读[g-]。现代吴方言中，“他”还有这种读音，主要分布在婺州片、处衢片、瓯江片、台州片。[dz-]类是由[g-]类腭化后舌位前移演变而成的，现代吴方言中，主要分布在太湖片的苕溪小片、临绍小片和甬江小片，宁波是甬江小片的典型代表，“渠”读作[dzi²¹³]，词目用字可写作“其”。据考证古代一直就有“其”和“渠”两种写法，如《论语·学而篇第一》：“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又如《吴书·赵达传》：“女婿昨来，必是渠所窃。”[dʔ]类声母弱化就会变成[ɦ]类，[ʔ]类是由于[ɦ]声母清化的结果。吴方言中[ɦ]类主要见于太湖片的上海、昆山、富阳等地。而[ʔ]类则主要集中于太湖片的苏沪嘉小片，如松江、青浦、嘉兴等地。第三身单数代词“渠”的演变路线大致为：[1] (115)

gə (金华 gə³¹³) → gi (衢州 gi³²³) → dzi (宁波 dzi²¹³) → fi (上海 fi¹¹³) → ʔi (嘉兴 ʔi⁵¹)

从以上演变路线中，我们可以看出宁波方言的第三人称单数，正处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声母已经由原先的[g]腭化成[dz]，但尚未弱化或脱落，开尾元音“ə”逐渐高化，演变成与上海等地一样的[i]韵，声调为阳上调。

(二) 三身代词的复数式

宁波方言三身代词复数式复杂多样，不同说法并存兼用。主要有三种基本类型：一是单数式后加复数词尾；二是单数式后加部分量词“些”等；三是合音形式。

1. 单数式后加复数词尾。宁波方言三身代词表示复数的词尾是边音声母后接一个开尾的韵母[la]或是在鼻音声母后接一个促声韵母[nʔ]，如表4所示。

表4 宁波方言三身代词复数形式之一

人称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单数	ŋo ²¹³	ɦŋ ²¹³ / nəu ²¹³	dzi ²¹³
复数	vŋ ⁵⁵⁻⁴⁴ lɛŋ ¹²⁻⁵⁵	ɦŋ ²¹³⁻²² nɛŋ ¹²⁻⁴⁴ / nɛŋ ¹²	dʒiŋ ¹²⁻²² lɛŋ ¹²⁻⁴⁴

笔者查阅了吴语一些方言点的语音资料，发现一般三身代词的复数形式是在单数式后加上一个相同语音形式的词尾，如湖州、金华、温州等地。表5所示的是温州方言。

表 5 温州方言三身代词的复数式

人称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单数	ŋ	ŋi	gei
复数	ŋ le	ŋi le	gei le

而宁波方言第二身代词的复数形式与第一和第三添加复数词尾“拉”[la]的不一样，却用了¹²[nvʔ]，显示了宁波方言复数形式的一个特色。

第一身单数的“我”的复数形式原本应该是“尔拉”[ŋo][lvʔ]，这是由于高元音¹²[o]在[lv]前容易造成浊舌根音声母¹²[ŋ]的脱落，从而顺化成促声调的单元音¹²[vʔ]。“阿拉[vʔ][lvʔ]”产生后，对北部吴语产生较大影响，如新兴的上海话接受了“阿拉”，取代了老派上海话的第一身代词“我侬”，成为区分新旧上海话的标志之一。又如临安太湖源镇话第一身复数式也称“阿拉”。

2. 单数式后加部分量词“些”。宁波方言三身代词用于表示复数的另一种形式是在单数式后加部分量词，最常见的是“些”。

“些”的语音形式是⁵³[ŋɛ⁵³]，词目用字可为同音字“眼”，后再接“人”，构成“阿拉眼人、僚眼人、其拉眼人”，其语音形式如表 6 所示。

表 6 宁波方言三身代词复数形式之二

人称代词	我们	你们	他们
词汇	阿拉眼人	僚眼人	其拉眼人
语音	v ⁵⁵⁻⁴⁴ lv ¹²⁻²² ŋɛ ⁵³⁻⁴⁴ ŋi ³⁵⁻³⁵	nv ¹² ŋɛ ⁵³⁻⁴⁴ ŋi ³⁵⁻³⁵	ɬɿ ¹²⁻⁴⁴ lv ¹²⁻²² ŋɛ ⁵³⁻⁴⁴ ŋi ³⁵⁻³⁵

其中第一身复数的语音类型，与普通话的“咱们”相似，有“包括式”的含义，与“排除式”的“阿拉”，也即普通话的“我们”，有一定的区别。如“个是阿拉单位领导”（这是我们单位领导）（排除式），“阿拉眼人是拖勒同只小区的邻居”（我们是住在同一小区的邻居）（包括式）。

3. 用合音法表示复数。由于代词的常用性，人们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因为语流中快读、连读、弱读等作用，音节之间容易产生合音现象。宁波方言第二身代词用合音法表示复数形式有两种：

一种是“尔僚”[ŋ²¹³⁻²²nv¹²⁻⁴⁴]”，原本应读尔拉 ŋlvʔ，语流中在鼻边音的语音顺同化作用下，声母¹²[l]变成了¹²[n]，变读为[ŋ²¹³⁻²²lv¹²⁻⁴⁴]→[ŋ²¹³⁻²²nv¹²⁻⁴⁴]；另外一种合音形式是“僚”[nv¹²]”，语流中两个音节快速连读后，后一音节的声母容易脱落，与前面的声韵粘合音变成[nv¹²]的读音，即[ŋ²¹³⁻²²lv¹²⁻⁴⁴]→nv¹²。这两种形式基本符合语音学上语流音变的原理。巧的是，湖州称“你们”也为“僚”[na³⁵]”，是“尔拉”[ŋ³⁵la²⁴]”快速连读后导致声母¹²l的脱落，合而为一个音节；绍兴称“他们”有两种，一种是[i⁵³la³⁵]”，另外一种也是[i⁵³la³⁵]”快速连读后导致¹²l声母脱落，合音为[jia³⁵]”。

三、结语

宁波方言三身代词与北部吴语的其他方言点基本一致，完整地保留了新旧两套系统。其中，第一、第二身代词较多地保留了古音，第一身声母[ʔ]为舌根后浊鼻音，第二身单数和复数保留了古“疑”母洪音[ʔ]和细音[n]两套舌根音，发展演变相对滞后；第三身发展较快，已完成舌根音[g]向舌面音[dʔ]的演变。与南部吴语三身代词相比，宁波方言的三身代词属于后起的、受外来影响比较大的那一类，如受北方话影响而形成的读音层次，往往与古音演变发展而来的读音层并存在人们的口语中。而南部吴语则较单一地使用百越底层的代词系统。第一身代词发展较快，音韵简化后声母或韵母产生弱读甚至脱落，第三身代词发展较慢，语音仍保留古“群”母的[g]音。从三身代词发展演变这一侧面，我们看到语音发展的不平衡性是造成宁波方言和其他南部吴语语言交流障碍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宁波方言三身代词的语音在未来的发展中，一方面会受语言本身经济性原则因素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清晰简明，另一方面会受到以上海话为代表的北部吴语和普通话的共同影响，逐渐丢掉自身比较土的成分，在语音上会逐渐向它们靠拢。

注释：

① 三身代词：是指第一人称代词、第二人称代词、第三人称代词。

②本文采用老派宁波方言声调系统，单字调为7个，浊上归去。阴平 53、阳平 24、阴上 35、阴去 44、阳去 213、阴入 5、阳入 12，此外连读变调还产生了若干新调值。一般本调标前，变调标后，中间用短横连接。

参考文献

[1] 钱乃荣. 北部吴语研究[M].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